

讀四書叢說

讀論語叢說卷下

東陽許謙

先進第十一

孝哉章

此章本稱閔子騫之孝首以孝哉字冠之下句即指上孝字而言
蓋父母昆弟主於愛言其孝或有私意至於衆人皆言之而無
間則信能盡孝矣集註添友字恐於本意爲多

顏淵死章

顏淵死四章以次第言之當是天喪子第一哭之慟第二請車第
三厚葬第四蓋門人雜記夫子之言故不計前後也

鬼神章

集注死生又鬼一二一主理言二主氣言



生者屬陽死者屬陰知陽之生則知陰之死此一說也 陰陽之氣聚則生散則死知其所以聚而生則知所以散而死又一說也此是即始而見終

人鬼之理一也能盡誠敬以事人方動得人故盡誠敬以事鬼亦格得鬼此是因此而識彼

舟子侍側章

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於父出奔魯哀公二年靈公卒而蒯聵之子出公立晉趙鞅納太子于戚十五年太子入國與姊孔姬劫其子孔悝盟之登臺子路時仕孔悝爲邑宰悝召之而子路入曰太子焉用孔悝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下石乞孟賁敵子路以戈擊之而死蓋子路之入欲拔出孔悝使其不預父子相爭之惡若孔悝果得下臺子路必與之同出奔

而已固不顧其國事子路食孔悝之食故爲孔悝死尔其死固義也其過却在不當仕衛卒而太子居戚前後十四年矣子路欠知之明今既仕于其家遇難而死自是正道夫子之早料之正以子路勇於有爲而欠見明精尔

長府章

疏金玉曰貨布帛曰財

由之瑟章

人心善惡邪正皆於樂聲可見善聽聲者聞樂即知人心如荷蕢聞夫子磬聲而知聖人有仁於天下鍾子期聽伯牙鼓琴而知志在高山流水蔡邕聞隣人鼓琴知有殺心之類子路剛勇其瑟聲亦有剛強氣象故孔子言奚爲我之門謂與已不同也以人而不仁如樂何章參看兒意思

師與商章

集注言二子處指李而言子非取才高意廣是欠收斂子夏篤信謹守是欠充擴好爲苟難規矩狹隘是其效也

賢智之過勝愚不肖之不及也惟上道以中庸爲至說下因中庸本

文而及之專說過猶不及

一句非指二子而言也

此章集注以道以中庸爲至

一句爲主方說得上面過不及意明

不然則是子張之才德過

丁夏而子夏不及子張矣故過中失

中歸於中晏提起中字說

柴也愚章

金先生謂曾子在孔門年最少而與三子並言此曾子初登門時

也揚氏謂四者性之偏語之使自勵此聖人之本意蓋唯曾子

聞聖言即就曾用功誠馮澤厲期於必得故後終有聞一貫

之唯則魯鈍化爲明睿矣彼三子未能力變其質或者爲終身

之偏歟

集注知不足而厚有餘以意釋愚字引家語以證之耳非柴平生

之行止此也家語記五事皆是厚有餘其足不履影不徑不竇

二事之間則有知不足之意

吳氏謂通下章爲一章然前四人以質言後二人以孝言也庶乎

對億中晏空對質殖顏子惟庶乎所以樂天至於晏空而不顧

子貢唯不受命故但能億事而已

不踐迹章

人雖有好資質志於孝方可入聖人之室然其實既善雖不循前人軌轍自然不爲惡但未至聖人之地此是就兩頭說中間影出善人形狀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張子之言本此言有諸已則善之著者意脉自亦不蹈於惡生來不蹈惡自善字上生來

聞斯行諸章

夫子非教冉有不必稟父兄之命稟命自是常礼正恐冉有遇義當行者不能勇爲尔盖行事須是有决斷志在必行然後稟命而即行若見義前卻自無主見不勇爲則非父兄使之也稟命之意即在聞斯行諸之中

集注約之於義理之中中字重讀

畏匡章

國語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生之族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檀弓亦曰事親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亦事之如

一之意古人皆是如此但師有不同服勤至死亦謂授道以成其德者孔子之於顏子豈與他師弟子可同日語不唯顏子以此自處而孔子亦以此信之孔子正恐顏子不知夫子安否而誤死故有吾以女爲死矣之言蓋夫子周流天下從車必多觀孟子後車數十乘可見前後必不能相續連行匡人之圍顏子必相失在後不在圍中故夫子解後恐顏子不知而猶致死故也

使子羔章

前章集注謂子羔知不足而厚有餘此章又言賢美而未孝蓋質美則厚有餘未孝則知不足其意一耳

侍坐章

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知其孝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爲之志則不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自知之如何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厲蓋此章非獨觀人亦所以教也千乘之國以地實出車數而言當方三百十六里有奇況有山林川澤城郭道塗又當三分加一若以封建常法言可謂大國矣而子路謂攝乎大國之間則此猶小國也蓋自黃帝時天下萬

國後漸漸吞併至湯時三千餘國至武王時會孟津尚八百諸侯而武王又封建親戚功臣爲國多矣東遷之後併吞猶甚小者漸大當時齊秦晉楚其地或至千里故千乘之國誠小國也千乘之國地大事殷固自難治而攝乎大國則此弱彼強爲其所檢制而事有不在於己者爲尤難也興師旅則傷人殺人妨農費財飢饉則窮困流離轉死溝壑二者乃將危之勢難而又難者也子路僅爲政三年便有好勇知方之效可見大材已豈管仲之比哉

有勇知方是衣食足教化行蓋務農積穀使民有以仰事俯育然後教之以軍旅教之以道藝有勇則可以禦侮安人知方則能親上死長三年之間其效之速而大如此

二子才李固不及子路然見夫子哂子路故其言愈下冉有猶欲治國公西華止言爲相耳尤不敢以重事自任

端衣名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

寸而屬幅謂袖接一幅也整齊端正故謂之端玄則其色也

志者有所期而可必至之意固非已行之事也聖人之問正欲知

四子之自期者三子之對正與聖人之意相當亦各自言其所
必可至者尔曾點乃無所志於事未然而不可必得者但於只
今便得爲者言之於春時而服已成之春服童冠之人或七或
五無拘於長幼多寡之數沂水雩壇地近即可至景勝可以遊
浴者莫春事也風者遊息之意也至於詠而歸則以其曾中所
蘊發於歌聲以優游涵泳其自得之意則其安分樂天與物爲
春人我無間氣象藹然可見三子所言雖其所能之實事只是
事爲之末尔與曾點高下自不同故曾點所對雖非聖人所問
本意而聖人自深許之也

雩祭名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龍者東方七宿其形如龍謂建巳之
月龍星見時天子雩五精帝配以五人帝諸侯則雩祀百辟卿
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五精帝謂靈威仰赤熒必道怒含樞
紐白招拒汁惜光紀五人帝謂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百辟
卿士古勾龍后稷之類又周礼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集註時見曰會衆規曰同周礼殷見曰同殷即衆也改殷爲衆雖
諱也但周礼有殷規曰視又一礼也此則易見爲規不知如何

然覲亦見義諸侯四時見天子之名曰朝宗觀遇時見則無常期諸侯有不順者王將征之則於朝觀之時別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此時見曰會之禮也如王十二歲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礼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此殷見曰同之礼也浴盥濯也後漢書三月上巳祓除官民繫於東流水上除去宿垢疾蓋於水上祭而盥手畧前濯其衣以寓潔清之意自古風俗如此非裸而浴也

三子之言是盡其才用曾點之言涵容則廣蓋點止就目前日用行事上說便有如此氣象若居別地位則便有別事爲所至處皆是天理故點該得三子之言而三子不能及點之趣集注自以有以見夫以下至隱然自見於言外雖是就其已言者形容而其未言者固可想見其氣象也

曾點見趣甚高而行不掩本註朱子以見字冠之

程子謂曾點便是堯舜氣象亦以其物各得所意上描盡然但謂之氣象而不可謂之事業

子路若達爲國以礼便是堯舜氣象礼是天理自然之節文達礼

則見物物有則而應物處莫不循其道而行之不可措一毫私意於其間則氣象非堯舜乎

圈外第一條是揚三子第二條當作三節看一節言曾點三子者之撰以上揚之特行以下是抑之二節言子路等所見者小是抑三子三節子路以下又是揚子路第三條第四條皆是揚曾點

顏淵第十二

顏淵章

非聖人性之者則皆有物欲之蔽但有淺深之不同尔故孝者必須消磨物欲然後可以復其性盖天地生物理爲之主人之一身心爲之主人人心本全具天理者也天下事物萬變不能皆善心爲事物所蔽則欲生私勝天理漸昏理與欲二者在人心常相消長理明一分則人欲消一分欲長一分則天理消一分孝者但要究明天理屏去私欲若欲盡理明應事接物件件適中即是全体之仁

克己是非礼處勿視聽言動復礼是合礼處則視聽言動非勿兩

字賢愚之樞機然須先下格物工夫知何者爲禮何者爲非禮方可到此地步顏子平日格物工夫已至故聞夫子之言便一力承當

克己復禮是開說四勿是合說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言一日之間接事應物能盡克去己私皆復還天理則天下之人聞者見者皆許之爲仁蓋應事合乎天理之公則同有是心者誰得而間之極言其効之速而甚大亦非謂一日爲仁天下之勢便盡歸之

此章全以禮字代仁字蓋仁以理言恐難捉摸辨認故以天理即文之禮爲言仁即天理之公禮即天理之節文本非二物也身之接於物者事事合乎節文而無一毫私僞即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即爲全体之仁

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但視不是見得聽不是聞得聲色雖自外來而視之聽之却在我所以制於外則養其中四者皆同

四箴序制於外養其中蓋仁主於存心應事兼動靜而言四勿是就動處用功主於一事中則謂心之全体於動處事事是當則

是養於中者熟及其成功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於視聽言動之間自然皆禮而不待勿矣四勿仍是孝者事故顏子就此用功而至於三月不違養之熟則化矣

四箴序四者身之用也由中而應外制外以養中謂視聽言動四者是身之接物處皆是心爲之主心之動而外應之當外動處制之以禮乃所以養其心而全乎仁也蓋仁是心之德故主於心而言意專在制外上由中一語特明其當制外尔如此看本自無病金先生乃曰由中應外聖人之事制外養中孝聖人之事此是兼非禮勿三字看蓋程子本引四全句說來則四者身之用也一語亦總繳四全句如此讀下則由中應外一語爲說聖人事又自是一般理趣即如云由仁義行儘自好由是觀之讀書者不可不具眼

視箴每兩句内外自對說首四句雖兩節内外却是一串說下重在操之有要一語蔽交兩句言其所以當制制之兩句正是工夫後兩句是效驗

四箴平觀之若親切而聽緩細玩其文意則聽重而視輕蓋視箴

止言其中迂聽箴乃曰遂亡視言心聽言性心以知竟言性以理言知竟有迂猶可挽回天理若亡則不足以爲人矣蓋目之所及者有限耳之所接者無窮聽雖主於聲而凡係乎言皆屬聽讀書爲孝得之於簡冊傳聞者皆聽類也若於事物之來應之或差猶可改也至於孝問之差爲心術之害遂至於亡其性則不可救藥矣聽言之邪正其可畏也如此

視聽言各指一事動則率一身而言故動箴兼心說謂內而心之動外而身之動皆出於正表裏如一則天理流行若但強制於外而動於中者或未盡善則病根不除未爲得也此即慎獨工夫仲弓章

上兩句敬以持己中兩句恕以及物下兩句敬恕之效驗孟子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行恕熟即是仁行仁須自恕起

集注謹獨二字是此章之骨子蓋有謹獨工夫然後能如見賓承祭能敬然後能恕則敬是恕之本下一條即此意而言之詳

司馬牛問仁章

首篇三章問仁而所答不同三人才有高下故也顏子見理已

明故告以全体其言直捷簡要冉子未及顏子故教之行恕若
熟亦便是仁司馬牛多言故只就他病處說言認是行仁之一
端緊要在爲之難上言爲行表人若易其言則所行必不能盡
理然只是教顏子非礼勿言一節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不憂仁也不懼勇也仁者樂天故不憂勇者果決故不懼必其平
日言行忠信所以內省不疚而自然無憂懼

司馬牛憂章

司馬牛桓魋之弟桓氏蓋宋桓公之後別爲向氏世爲宋司馬故
爲司馬氏桓魋兄弟五人左師向巢次魋次子頎子車及牛不
知牛與子頎等兄弟之次初宋景公嬖向魋後魋之寵害於公
公將討之魋先謀公請享公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私家甲兵
之備尽往享所公知之命皇野召左師巢與之誓而共伐之遂
攻桓氏子頎告魋欲入攻公子車止令勿入魋遂入曹以叛曹
人叛魋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後魋再奔
齊牛又致其邑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牛

無兄弟之言蓋黽未叛之前逆料兄弟之必叛也

內敬外恭固是善德敬又須是無間斷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才間斷便不是主一恭須是近礼恭而不近礼則勞而徒招辱能盡二者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

皆字太泛故先儒以爲病

子貢問政章

夫子所答民信本言其效所以集註以然後教化行五字櫛在中間子貢析而爲三正欲知信與食兵何者爲重蓋兵食有國者必不可無而民不信又不可以立國三者相權孰重孰輕故以爲問夫子亦隨其問而答之而信者人心所得天理之固有非如兵食自外來故至死不可去

夫子初答民信固以效言制田里薄賦斂使以時則食足比什伍飭車甲時簡教則兵足只此二者之間信已在其中況食之飽居之安然後教化可行而事得施信於民則民無不信於上矣民之信本於上之先信也故集註以然後教化行五字補於上曰不離叛則又信後之效也子貢以二本一效列而爲三非強

析之也。固在聖人語意中。夫子最後之答。則又推信字之本而極言之。謂此實理人之固有。失之則不若無生。此亦兼上下言之。前民信之。信則後信字之一義也。

棘子成章

此章質文正是說辭氣威儀之間。然又自有兩層意。發於辭氣威儀有尚質尚文之不同。此一意也。如語錄使一箇君子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爲本。如此則又是以德爲本而發爲辭氣威儀之文華者爲文。此又一意也。

子貢之言亦夫子彬二之意。而集註謂其有失者。蓋二章雖皆以文質對率。而夫子有野字史字。所以集註上言鄙畧。下言誠不足鄙畧。但少脩飾。尔誠不足則亦虛浮之弊語。中自有輕重子貢則兩言無輕重之分。而又力反子成之說。故有失。

看來子貢雖言文質相等。又只是主文意思。多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以爲無文。故無辨。雖曰無文。故無辨。然虎豹之鞞。豈果與犬羊之鞞無辨哉。